

T1681/2402(1)

勸善書

三四

SEP 9 1955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三

嘉言

儒父子兄弟夫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臣正。

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

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以

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

明察神明彰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

忠。○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節節

義為先。○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信節。○於我。○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節

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君義臣行父慈。

圖書館

出經

華信

弟敬所謂六順也。○孝弟之子。以爲家。○孝弟之無害。○忠則順天。○忠誠貫於金石。孝
實貨之在室。○寶貨用之有盡。忠之無害。○忠則順天。○忠誠貫於金石。孝
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純經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忠誠貫於金石。孝
弟通於神明。○始未能孝。改過則大孝可至。始未能忠。改過則大忠可成。
○慈仁忠孝。等心濟物。○盡忠立孝。濟國治家。開生天淨路。成第一福田。
○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聖人之爲教也。
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
之苦。○忠者事君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以竭誠。存致以資濟。○
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守道履德。懷忠奉孝。○力慕
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弟。可用榮親。○仁孝及謙敬。忠正修禮智。今皆爲
回向。同歸正覺道。

○孝養父母。竭忠於君。我勅十方萬神。悉令覆護。○忠孝友弟。正已化人。
○千經萬論。忠孝爲先。○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天下有大戒二。其
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是之謂大戒。○求仙者。

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

感應

唐顏真卿之推五代孫。舉進士。登甲科。累官至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揚
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託以霖雨。修城
浚濠。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汎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
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參軍馳奏。
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忠臣一人而已。朕恨未識其形狀耳。祿
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愷。以其首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
諸將曰。我識李愷。此首非真也。久之。爲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祿山
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杲卿爲常山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真
卿爲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
萇。謁於軍前。真卿與之經畧。共破祿山之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
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真卿聞道朝于鳳翔。拜憲部尚書。加御史
大夫。彈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同州。白有遺愛。爲御史。唐宴。

臣所忌。貶饒州刺史。復拜昇州浙西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又為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為戶部侍郎。荆南節度使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極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後因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之於朝。元載以為誹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復為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為定。為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十餘人。雪刃爭前欲食其肉。叢遠詬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斥譏朝廷。以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

耳。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其必死。賊黨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彌壯。為盧杞所排。身歿於賊。天下冤之。既死。縊者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還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鬚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馬行及中路。旅櫬漸輕。洎達葵所。空棺而已。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立。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步隨之。狂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唱諾。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了。僕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馬仍遺。速去。歸勿與人說。後時家為闕。即再來。僕

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乘鞍馬與向僕疾去省觀復
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屍解得道焉
唐王峻為并州都督討虜間行趨山谷夜遇雪失期誓於神曰峻不忠當
自蒙罰眾士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虜獲
三千拜兵部尚書

漢耿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初為戍已校尉後屢守邊被匈奴所圍
危難困極益厲忠勇克全臣節後拜為騎都尉先是守金蒲城匈奴攻之
恭乘城搏戰匈奴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
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
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
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
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涌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
不意以為神明人皆謂此恭精忠所感

宋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

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
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俾為都統出令曰
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夜漏下三刻
起碇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
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眾乘銳凡斷鐵絙橫杙數百轉戰百二
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
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
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歛葬立廟祀之

宋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累官至廣東鈐轄是時交趾謀入寇

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未幾蠻遂入寇眾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寨緘聞

其至閩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勒部隊使

地自守民震驚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

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

俟則孛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

司戶因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曉。彼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邕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殪甚衆。緘初求救於知桂州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截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屍。皆不得。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溲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之忠義有以激之也。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程迪字惠老。開封人。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忠征方臘。有功。加武

功大夫。滎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畧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畧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為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會前河東經制使博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穉得趨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明。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今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洵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

宋范旺。南劔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次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

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別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然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中。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復詔立愍節廟祠之。

金王浩。性剛介。嘗自誦曰。為臣以忠君為本。為政以愛民為先。後擢為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有善政於民。絲毫無犯。南遷後。改扶溝令。涇陽民思之不忘。共作生祠祀之。以寓歲時之敬。開興元年正月。扶溝錢大亨等叛。執縣官送款于北。時大亨等以浩有恩於民。故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以降。浩罵之曰。豈有為忠臣而肯降於人乎。欲我降者。必不可得。不如殺我。取其頭去耳。賊知其終不可降。於是殺之。而浩獨無血。時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路傍。自春及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其忠誠之感如此。

晉主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

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漢陽雍河南洛陽人也。兄弟六人。以傭賣為業。公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沒。葬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阪下。為居。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荅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荅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荅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共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陽。其後也。

漢郭巨。字文舉。河內溫人。妻產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

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坑三尺餘。得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閔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君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匹。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棗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義之。遺米三斗。受而不食。并枯棹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

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灾。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既葬。廬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置墓前以祭。母平生畏雷。每有雷震。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太守韓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舉順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漢徐憲。臨淮人。在喪致哀。白鳩巢於戶側。鄭弘為太守。舉憲為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太守鄧惲甄異之。以為首舉。

漢應順。為冀州刺史。事後母至孝。遷東平相。廉直無私。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之前。衆以為孝感之應。

漢高式。性至孝。常盡力供養。安帝永平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歿。郡太守舉式孝子。讓不受。後以孝廉為郎。

漢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有

白兔遊其下。人以為儲孝感所致。

漢姜詩字士遊。廣漢洛人。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而還。母渴。詩遂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鄰母以實對。姑感慚。呼還奉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其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明帝永平三年。察孝廉。帝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為立祠。

漢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蟠在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於時。

吳孟宗字恭武。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笋尚未生。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而病愈。人皆以為至孝所致。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醋不入口。疾病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弥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泔水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仕至尚書左丞。

晉劉殷字長盛。懷帝時年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葶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

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
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重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
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
之七載方盡。曾祖母王氏既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隣
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於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

晉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至孝。嘗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
柩在殯。為隣火所逼。烟燄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琦乃匍匐撫柩號哭。
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

漢許孜。字季義。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
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冲在郡喪亡。孜聞之。盡哀。負棺奔赴。送喪還會稽。
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致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
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德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
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廬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號而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松下。孜
悵惋不已。乃為作家。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
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
鷹雉棲其梁。鸞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之所為孝順里。

宋王彭。喪母未幾。其父又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
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
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
大霧。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
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

晉孫法宗。一名宗之。安帝時。父滋。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
死。法宗年小。流離。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
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
灑骨。當志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

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喪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感汝孝行。特來治汝瘡疾。可取牛糞。煮傅之。即驗。如其言。一傅果得差愈。
宋。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後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天性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孝德里。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着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孝誠所致。

齊。焦華。事親極其孝誠。父遺嘗病甚。冬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因汝能孝。故送瓜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香味非常。父食之而病愈。

齊。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夜於庭中祈告。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詣醫。及檢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遙睹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言來意。老翁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不見。依法為酒。母服之。疾頓愈。

齊。蕭叡。明。字景濟。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縮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人咸以叡明孝感所致。

齊。劉靈哲。字文明。武帝時。位齊郡太守。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以餘根於齋前種之。葉似鳧茨。真有識者。

齊。江綰。字含絮。幼有孝性。年十三。父倩患眼。綰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綰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倩乃因智者。捨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荅曰。純誠孝子。徃徃

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
差。蓋慧眼則五眼之一。彌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泄故井。井水清冽。
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
父卒。紆廬于墓。終日跣慟不絕聲。

梁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
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殺。贈負外散騎侍郎。父
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彌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天
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洞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
章。哀痛幾絕。及至家。極力營葬。先居父憂。歷四年不出廬戶。括髮不復擲。
沐髮皆禿落。號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眇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
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推為豫章王國
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
古人。故推汝為此職。非為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
匠乃拜子孫簪組蟬聯。時以為世代忠孝所積云。

梁庾域字司大。簡文帝時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曰。而域所
衣大布。專充供養。母好聞鶴唳。域在位。管求孜孜。不忘。一旦雙鶴來下。論
者以為孝感所致。

梁阮孝緒字士宗。武帝時人。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參。
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竟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
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人參。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梁褚翔字世舉。武帝時人。必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
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

梁劉霽字士湮。武帝時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
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以君精
誠。薦至。當相為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及白鶴。循翔
廬側。

梁庾子輿字孝卿。武帝時為尚書郎。父域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峻。艱

難。啓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
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灑瀨
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
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初菽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
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癢。待人而
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演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
嫡長襲爵。國職盡推諸弟。累遷兼中書司馬。

梁陸襄。字師卿。武帝時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事親至孝。母嘗卒。患心
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
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梁蕭修。字世和。鄱陽忠烈王恢子也。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
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母
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踊。血淚俱
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跡。野鳥馴

狎。栖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

梁阮卓。父問道。為岳陽王譽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史。尤工五言
詩。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
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
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致。

梁裴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軍
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齊武帝時。為江夏王行參軍。
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
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
墓。所草為之。枯。有白鳩馴擾其側。

梁甄恬。字彥約。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
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
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
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

瘡。梁始興王憺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梁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症。每發輒危殆。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以韓生家貧。賜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父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踊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梁武帝天監初。始興王憺表言之。

梁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悲哀切激。俄遇一菜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菜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菜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動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天監中奉使陸璉表言其狀。

梁司馬高字文昇。幼聰警。有孝性。年十二。丁內艱。哀過禮。水漿不入口。殆

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武帝後累遷正員外。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高結廬數載。豺狼絕跡。常有兩鳩栖宿墓所。馴狎異常。

梁柳遐字子昇。有孝行。武帝時。初為縣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踊慟。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人咸以為孝感所致云。

梁宗慍字元慍。元帝時。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數次。每旦有群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為孝感所致。

梁蕭放字希逸。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孫也。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

所感。

梁王崇字乾邕。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為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鬚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旌表門閭。

梁皇甫遐。字永賢。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至孝。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復遭母喪。乃廬墓側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圍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塊。擲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營墓之初。乃有鳩鵲各一。徘徊飛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麩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

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陳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陳徐份。陵之子。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時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焉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後魏裴俠。字嵩和。孝明帝時人。父欣。西河郡守。俠至孝。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怨。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孝心有誠。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後子孫顯榮。果如神言。

後魏梁彥光。字脩之。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

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後魏吳遠達河東聞喜人也。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泣。悲感鄉隣。及長。仇報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連年於故鄉推尋。弗獲。號哭晝夜不止。周遊巡歷。叫訴神祇。忽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表其門閭。以彰孝義。後周紆因。字孝政。性至孝。居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常青。鳥栖其上。因舉身哭。鳥即哀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廬。擢授甘棠令。

隋劉仕儁。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文帝嘉之。表其門閭。

隋翟普林。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着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

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髮鬢盡改。母終。遂絕擗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輒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嘗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眾。

隋李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七旬不解衣。煬帝時。遷司隸從事。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北。詣廬吊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順村。里為和順里。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以供母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焉。

隋陳孝意煬帝時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致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隋支叔才。少貧。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聞其孝。為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旁。高宗時。特表異其家。

唐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為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致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唐武弘度。士夔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高宗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悲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閭。

唐崔玄暉。少以孝行稱。叔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武后時。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

唐李迥秀。字茂之。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隣貓。中宗以為孝感。旌表門閭。

唐褚無量。字弘度。中宗時。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後為母喪解。韶州刺史薛瑩。吊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訐曰。山林不之。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唐梁文貞。號州閩鄉人。少從征役。比回。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墻為門。磴道出入。晨夕洒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其親墓前。由是行旅過之者。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開元初。縣令

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絕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宜付史官。

唐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肅宗上元中。為衡陽

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逮。坐樹悲號。于天俄而雨下。火滅。歲旱。泉湧。廬墓則靈芝生。

唐林檎。泉州莆田人。德宗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誕。甓作冢。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間。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唐張士巖。性至孝。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於墓。有虎狼依之。

唐殷亮。父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慢甚。寅怒殺之。與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病。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楹。

唐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養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頌其孝感。

之尉柳晃。為刻石頌其孝感。

唐安金藏。中宗神龍初。母喪。築南闕。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高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其門閭。

蜀拔山軍帥李夢琪。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琪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琪刺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甚昭然耳。

蜀孟熙。販果實養母。承顏順旨。昏定晨省。出告返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告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益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宋立傑。字偉時。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每喫生菜。值毒疾作。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敢生菜。遇蝦蟆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桌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立氏世保此甌。

宋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

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為雷擊死。吳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憲驚。母趣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以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宋鄴邑民支祖。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察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之。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隨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贖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為比隣。年容之妻。年三十。病殖。殒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于天帝。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為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竅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悟。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

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實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日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少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乞少延三月。分俛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為梓潼。帝君言之。帝君知其心。乃為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帝君即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漢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以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

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當在此。太守即時躬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

漢江和。其女名雄。和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和捧檄謁巴郡太守。十月乘船於城湍。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母夫人。欲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有七。生子貢。五歲。貫三歲。又為作綉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父陌。犬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先以夢告其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乃相持。並浮出江面。縣長表言。郡太守蕭登。白於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至孝。

唐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沒。繼母尋亦卒。王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像。招魂。遷葬訖。又廬於墓側。有紫芝生于廬下。又有一白鹿常馴擾近墓。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

在隋朝。父沒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表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唐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長。成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既葬。有慈烏數百。飛鳴墓上。日至者三月。餘始去。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唐賈孝女濮州鄆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制孝女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後夢其父告曰。汝至孝。汝壽止四十。吾今請於冥司。以吾餘年二十五益爾壽。後孝女果六十五而卒。

宋五羊村民生子美而慧。未幾父死。母鍾愛特甚。數歲獨戲田間。猛虎獲而食之。母未之知也。暨晚往求之。弗見。母悲號嘔血。或告以子為虎所食。母曰。吾恃此子以生子。子既死。吾何生為。乃持刀入山。將手殺虎。雖死而弗悔也。村民共哀之。勸之不止。乃隨以觀焉。及見虎負囓。母直前格虎。復為虎搏以去。村民為之號慟。飯僧及藝楮幣。誦佛書。越三日。母歸無傷。村人駭問之。荅曰。吾為虎搏入深山中。刀猶在手。心念念誓得便則必殺虎。屬已昏黑。虎置我於樹中而去。約時夜分。有人呼我曰。吾送汝還家。隨之以行。忽見燈火。入一官舍中。虎伏庭下。堂上據按者謂曰。汝自與辯之。虎忽作人語曰。汝子。吾前生之子也。嘗殺我。故得是報。汝何讐我之深耶。母曰。吾安知此。夫既沒。子又亡。痛切於中。寧死於甘心耳。斯又安可信而遂已耶。據按者命吏檢簿籍。具載其事。據按者曰。虎雖猛。安敢妄食人。虎固不敢傷汝。然汝亦不能勝虎也。況汝事公姑至孝。何患不能生天。已有所賜活汝。今付以婦。母重子念也。命取一物與之。緘封甚密。仍命一吏曰。善送其往。母還家。即昏昏然不知所以。逮天明。覺有人行。且語者。矍然以醒。則

在村路之東隅也。取物視之。則白金二十星。母因販買。所得甚厚。

晉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死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宋衢人李五郎。雖為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祖母病。薦刲股以療。家貧稍腴。尤喜濟道途貧乏。聞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經其門。盛寒。欲雪。行不能前。佇立少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僕負檐。不能相追隨。故候之于此。及僕至。天色已晚。李因留宿。具酒饌。明日。雪大作。又留一宿。仍遣壯奴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鄉人薦往大理。吳宜之少卿。招致學館。方兩月。衢州送凶盜二十輩來對獄。李生乃在焉。張密使詢其故。云為盜有求不愜。誣為窩停主人。誣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卿詣書院。張即白之。頃客三衢日。聞邦人多談其賢。且家自豐足。何由作不義之事。頗少卿有以分明之。吳瞿然躬到獄戶。閱實。知其非惡徒。立釋遣。李未及理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然。張為召醫拯救。皆獲愈。李遂歸。其妻夢人謂曰。五郎有大難。緣有孝行。活祖母。

一節上穹錄其誠心。特令張吉甫即張師中秀才為此果報耳。苟不如是。當死於大理獄矣。人益知李生為長者云。

宋蔡端明事母至孝。常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宋毛洵。吉州吉水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仕至鎮東軍節推。其父國子博士應侗。卒于當塗。母高氏。壽春縣君。終于池陽。洵與兄漸。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聞。仁宗賜帛五十匹。粟五十斛。以旌顯之。

宋歐陽修。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於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于神曰。俯扶護母喪。歸附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為公孝感所致也。

漢顏烏。東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冢。群鳥銜土助之。烏吻皆傷。遂名其縣曰烏傷。邑人立祠於縣東。歲時祀享焉。

南齊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徙虜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聘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

晉吳隱之。字處默。年十餘歲時。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宋揚州朱壽昌。以父蔭累官至閬州守。初七歲時。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乃刺血寫佛經。凡力所可致。無不為之。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時稱壽昌孝。

感所致。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樂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音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唐程表師。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哭癯羸。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右。每哭群鳥鳴翔。

宋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僦邱舍。起卜肆。其學精於六壬。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己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間。見數人持執火炬。造其室。喧呼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乃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逐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

光明如晝。悄無一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烏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實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飪粥。為將奈何。王笑曰。余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歸。矍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

齊庾沙彌。父佩玉。仕宋為長沙內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齊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疾病。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鹽鮓。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裘絰。不出庭戶。晝夜號慟。隣人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焉。

晉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姪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

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始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遜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北朝。宋瓊。字普賢。以孝稱。母嘗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南朝。夏侯詳。字灼業。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昔迦夷國。華言赤澤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明。心願入山求無上訣。修清

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

見。若入山者。必遇狂害。後菩薩壽終。生長者家。名之為睽。吐溫切至孝仁慈。

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睽長跪白父母。本發

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世間。無常

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音。宜及此時。入山清淨。我自供養。不失

時節。父母便即入山。睽以家中財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

入山。睽至山中。以蒲為屋。施作牀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

豐美。食之。香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花。五色清明。旃檀雜樹。芬芳

倍常。異類衆鳥。作音樂聲。獅子熊羆。虎狼毒獸。慈心相向。無復害意。食草

取果。不生恐懼。睽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晝夜慰勞。睽著鹿皮衣。提

餅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

邊有群鳥。鹿引弓射之。誤中睽臂。睽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

三道入。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羣

為毛死。麋鹿為皮肉死。我今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入。被鹿

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

為虎狼毒虫所見。枉害。今我更為王所射殺。正尔之時。山中暴風卒起。吹

折樹木。百鳥悲鳴。獅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為竭。衆

華萎落。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虫

所害。禽獸飛鳥。音聲號呼。不如常時。四面風起。樹木摧折。必有災異。王時

怖懼。大有悔責。我所作無狀。我本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重甚。坐

貪小肉而受此殃。我今一國珍寶庫藏之物。宮殿妓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前以手挽按。睽胸箭深不可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睽語王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我盲父母。既年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之故。用自懊惱。非為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睽得活。長跪向睽悔過。若子命終。我當不復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睽聞王誓言。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語使知之。睽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當自見。一草屋。我父母在其中。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為我上謝父母。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於父母。從無數劫來。所行眾惡。於此罪滅。福生。願我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

神。常隨護助。灾害消滅。王便將數人。徑詣其父母處。王去之後。睽便奄絕。鳥獸號呼。繞睽屍上。以口舐睽胸血。其盲父母聞此聲。益以增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爾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中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來善。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中安隱。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有侵害道人者。不。山中寒暑隨時。現世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睽。常與我取。果菰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所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菰可食。睽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太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掌。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摧折。百鳥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號。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睽何許。今為死活。王說睽言。父母感絕。

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脚。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睽胸膈。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箭當拔出。毒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王聞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號哭。乃聞第四兜率天。華言知諸天宮皆動。釋梵四天。即從第四天上。如人屈伸臂頃。來下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禽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其父母。及與子睽。願以國財。以與道人。睽曰。王欲報恩者。王且還安慰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天傷虫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華言地獄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恣。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睽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還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令加重罪。於是國中人民。以睽活故。上下相教。

奉修五戒十善者。死得生天。不入三惡道者。佛告阿難。華言慶喜宿命睽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閔頭檀。華言淨飯王是。盲母者。王夫人摩耶。者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王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訣者。皆是我父母供養慈惠之恩。從死得生。感動天龍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得為佛。并度國人。皆由孝德也。

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介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散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虫鳥。捕音穀穗。遂處。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介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介。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主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漢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也。舊居沛。因徙長陵。因家關中。

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居。麋鹿入其門。皆徵聘不就。固生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為孝感所致。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見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丁父憂。居喪過禮。蔬食長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

唐僧子隣。俗姓范氏。兗州人也。其父不喜三寶。見僧必吐唾。師小名鄰兒。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出家。依東都廣愛寺。及披剃。法名子隣。過十一年。忽思親歸寧。父乃喪明。母亡已三載矣。師欲報鞠育。因詣泰山祠。求知母之幽趣。即敷具一意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王憫其懇苦。現形以問。鄰曰。母王氏亡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子隣問。我母何罪所致。王曰。生和尚時多食鷄卵。又取白傅頭瘡。坐是由汝。子隣悲號求免。王曰。繫縲有分。放釋無由。若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

遂遵途到句章山寺。叩頭哀訴。禮至四萬拜。忽聞有呼子隣聲。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唐廬陵闌閭中有一劉行者。以釘校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懼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手銅瓶子。覓行者磨洗。出百金為酌。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莫有藥否。僧云。待磨瓶子了。與藥。僧俟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喜。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焉。

周釋道丕。值世擾亂。遂自擔負其母。逃避於華陰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為供養。其父亦以行役死亡於王事。丕後往其父死之處。求其遺骨。既到其處。有雜亂之骨。不可分辨。道丕即便禱祝。忽然有一髑髏跳躍至其所祝之前。人皆謂孝誠所感。

劉宋王固。字子堅。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書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拜跪。又宴昆

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犬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唐司馬喬卿河內人任大理司直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為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瘠毀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三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漉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養佛者眾僧以銅餅盛水浸其華童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吾母因此勝利願佛之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甕中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靈華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禮拜于時以竹為燈續其燈照耀終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其孝行與兄並稱焉。

梁何珣字重寶為北征諮議博聞強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米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

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而爐烟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嘆嗟因捨別宅為因愛寺也。

宋僧法雲戈姓長洲人襤褸間見僧則欣然欲趨其懷抱五歲辭親六歲背誦蓮經七卷十歲登座為眾說法祭方首見通照法師學天台大教法雲天性至孝深念慈母年邁遂謝事歸寧廬於祖墳四方問道者填溢于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設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法雲就卧床夜講心經念彌陀佛佛放金光母及四方隣舊無不瞻睹殊祥既死母疾遂痊既而無疾怡然而逝火餘舍利祭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花跡二莖母後見夢法雲言賴我子念佛功德今已往生淨土矣時人既欽其道而尤重其至孝云。

唐鄭邯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賜子其備耕侍疾吾自徧於邑里訪之

庶比於解州謙丁公滕之感也。乃至隣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
穢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潔滌而歸。以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憫其事。
遺我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屋。廬散。然不
斷。若在簷宇間。家人驚愕。一時悉皆遁去。楊氏往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
穢中杏實奉姑。給為郡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俾辟立於
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聲若發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辨。既而楊氏
覺其辭若捧千金。重莫能舉。久方開霽。乃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蟠繞其
左右。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其家日豐。至為富室。

宋李植。字元直。高宗時。通判荆南府。除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植即丐
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謹。以戶部尚書居
廷。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
有意大用。以母老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
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晉沙門智勤。母朱氏。病患困頓。智勤為母課念觀音。感得宅中樹葉上。一

時皆現化佛。闔家並見。其母沉痾。自然頓差。人皆謂孝感所致。

陳姚察。字伯審。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
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
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申專加
譬抑。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
別召見。為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陳亡。入隋。開皇十三年。嚴封北絳
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
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
巢于戶上。察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

元僧導。吳興人。元破江南。父被戮。母遭虜。北行。導失乳。伯父收育之。年將
十四。問伯父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伯父為言所以。因發憤求母。再問我
母面目何類。伯父曰。汝類之。遂携鏡一奩。隨行。習擗髮業。以資衣食。涉十
寒暑。負得。忽至河間府。狀元縣。遇牧馬老軍與語。正虜其母人也。引導歸
家。坐未定。俄有老媪自外而入。語帶南音。導出鏡。照貌與媪類。亟拜呼娘。

問鄉里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於是母子相執大哭。鄉民聚觀。決旬導欲
奉母南歸。其家老幼不聽。因引母潛遁。達揚州。置小藍輿中。自負而行。十
步一置。必四方膜謨拜。然後拜母。直抵四明補陀山。祈觀音現。大士相始
還鄉里。既而導求出家。母從之。不日母死。火化灰。燼中得小玉觀音一軀。
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精舍乃導所建也。

南朝韋昂字超。盛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
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昂兄昂於京口戰死。昂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
棺無所得。昂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昂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
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南朝師覺授。性至孝。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
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
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
乃表薦之。會卒。

宋楊緯字文灼。濟州任城人。性耿介。事親以孝聞。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

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
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村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
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對。今代滿耶。曰。陰司以我在生。頗有忠孝之節。今
以我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
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省。久
而方言曰。適廣州對來。其言如是。眾方悲駭。知緯死矣。珣曰。對臨去。有紫
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廟。以祀之。後呼工為像。一塑遂肖
其容狀。鄉人歲時即其墓而祭之。

漢姜肱。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肱常與季江詣郡。夜
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俱爭先。賊兩釋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
怪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一日盜詣肱求見。拜而告曰。某即
所犯賊也。夜夢一緋衣神叱某而語曰。姜公以德報怨。尔當謝過。庶可背
惡從善。覺後感悔。特來拜謝。因還所畧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昔田真性孝友。其弟廣及慶。欲分財產。堂前紫荆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析

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析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

漢薛包。性至孝。友父母。服除。弟姪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遂從之。奴婢則引其老弱者。曰。彼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則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用。身口所安也。弟姪數破其產。輒復賑給之。以篤行。至孝顯于時。仕至侍中。其後子孫昌盛。蓋友弟之報云。

唐李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費用童僕無間也。當大業末。盜賊過其閭。輒相戒曰。毋犯義門。鄉人往依者五百餘室。賴之皆得免。開元中。孫瑱為給事。顯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仕至給事中者亦四人。

晉烏程吳達。性至孝。友。歲值饑饉。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幼之親。十有三人皆卒。達病篤。鄰里咸以葦裹衣而埋之。親屬皆死。存者唯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埽伐木。夫妻勤苦。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

里嘉其志義。達嘗夜行道。遇虎。虎輒下道避之。人謂達孝義所感。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五代時有一士人。夙喪父母。及冠。惟對父存焉。對有七子。一日對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對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共一分。可為八分。對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拆榜。果獨成名。餘皆下第。時咸以為友義之報。

宋建炎間。彭城徐棘。弟薛應。充軍後。坐違期不至。州將將斬之。棘乃詣郡。自列乞以身代弟。就戮其妻許氏。又寄語其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阿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曾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太守張岱表其事。特詔貸罪。仍賜束帛。後其家產繁茂。及連理木之祥。蓋和氣所鍾也。

宋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子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喪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東坡為太守。慰諭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乎。東坡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其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

宋鄭村通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妣欲別擇。村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村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

齊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有燕巢。常雛冬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其脚為誌。後歲此鷺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門。又表於臺。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儒事君慎始而敬終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謹事朝廷

坐享富貴○至忠動天舉無不克○農夫去草嘉穀

必茂忠臣除莠正道

以清○居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

長守富貴○食其祿者必死其事

○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

己効公不言己能○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

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

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

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孝以事親順

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

之○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萬福之本也。故天地祐之。鬼神護之。○大孝尊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于神明。神明猶且助之。况於人乎。○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義興。○孝慈者。百行之先。莫過於孝。孝至於天。則風雨順時。若至於地。則萬物化盛。若孝至於人。則衆福來臻。○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且兄宜弟。令德壽。豈○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孝敬貞順。專一無邪者。婦人之紀綱。閨房之大節也。○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彝斯百葉之祉。○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上下雍穆。家道以興。

○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光而衆仰。○凡人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二親矣。二親者。家神也。○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田。○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為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廣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孝也者。大戒之所以先也。為善。微戒。善何生焉。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無上真正之道者。由孝德也。○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親也者。形生之

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孝養父母。敬事師長。眷屬和從。謙敬萬物。如斯之人。生於天上。○孝順還生孝順子。五逆還生五逆兒。不信但看簷頭水。點點滴滴不蹉移。

○道。若人忠貫日月。全名高節。則富貴壽考。哀榮始終。○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養子方知父母恩。○家有賢妻。夫不作橫事。

感應

晉卞壺字望之。濟陰人也。成帝初。與庾亮共參機要。亮將召蘇峻。壺固爭。亮不納。壺司馬任詔。勸壺宜蓄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至東陵。詔以壺都督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嗣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

而戰。率勸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苦戰遂死之。年四十八。二子。瞻。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正。贈世子。瞻散騎侍郎。盱弟盱奉車都尉。盱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數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咸以為神。遂立廟祀焉。

宋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及為將。務行寬大。屢破賊。立戰功。嘗攻下宜興。盜郭言甫。又破虔州盜彭友。活其人。人感其德。皆畫像祠之。高宗嘗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飛。後徽欽北狩。劉豫屢挾金人入寇。飛以復讐。自任。數見高宗。論恢復之畧。乞假以月日。提兵趨京洛。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之計。實在於此。高宗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又召至閤。謂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命飛駐師江州。飛知兀朮惡劉豫。遂以間廢之。又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金

人歸河南地。飛又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及金人攻拱亳命飛馳援劉錡。飛即分遣諸將收西京汝穎凡八郡。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高宗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皆奏捷。兵勢銳甚。兀朮大懼。又敗金人拐子馬陣。兀朮遁去。兩河父老頂盃焚香以迎之。金將知不可敵。往往密約來降。恢復之勢已成。會秦檜欲棄淮北。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牌追之。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遂班師。民遮路而哭。聲震原野。時和議既決。檜終患飛異己。乃奏授飛樞密副使。解兵柄。竟誣搆以死。時年三十九。金人聞之皆酌酒相賀。飛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人稱其有諸葛孔明之風。其墓在錢唐。寧木之枝皆南向。無一枝向北者。至今猶然。其忠誠所感如此。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常自謂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遂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宣言百姓為我立祠。孫主乃遣使者立祠于鍾山。封

子文為中都侯。加印綬以表其靈。晉蘇峻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為逆。當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苻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朝廷宰執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梁武帝嘗禱而不應。遣使焚其廟。未及中途。忽大風雨振動宮殿。帝懼禱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并更脩廟宇。宋景祐二年。賜廟額曰忠烈。

宋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少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答曰。方進取可欺君耶。授大理評事。轉鹽鐵判官。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擢樞密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極力固諍。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拜諫議大夫。後拜參知政事。帝問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於是立為皇太子。中外皆喜。具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急書一夕凡五至。都

人甚恐蜀人陳堯咨勸帝幸蜀江南人王欽若勸帝幸江南準力勸上親征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驚愕不能成列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悅敵遂迎擊斬獲大半虜引去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加中書侍郎王欽若素嫉準數譖於上由是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久之復同平章事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既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以告丁謂謂懷恨譖之降準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今久不見寇準尙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猶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熙元年拜貶雷州司戶參軍道出公安剪竹插神祠前並言曰準心不負朝廷此竹當再生後果如所言準在雷州踰年而卒遂歸葬西京道復出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筭衆皆謂公忠誠之感如此為立廟歲時享之謚曰忠愍皇祐四年立神道碑帝親篆其碑首曰旌忠

元莆陽人黃琮初為福州閩清縣令事母至孝平日蔬食但日市肉數兩供母為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歲郡守黃尚書命諸縣各持一疏歛之縣各數萬琮不斂民惟以已俸四月輸之素有廉直之操尤盡心厥職撫字其民一日忽夢神人告曰汝忠孝感天當使廉訪言之於朝時有內臣為福建廉訪使者琮數忤其意深銜之一日入朝上問汝在閩廉察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即極口稱琮上喜即改授京秩果符其夢宋黃河自大堰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圯則以薪芻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芻竹捷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龜屢來嚙岸之薪芻似將穴焉遂設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劍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闈如道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

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龜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倘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許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婦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龜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于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宜遣之。還復問之曰。汝在世有何功德。對曰。家貧力薄。並無功德。但好勸人為忠孝。陰官曰。此功德尤大。因取功過集視之。曰。汝平日勉人之功多矣。將來官至郡佐。正受此報。遂拜辭而出。陰官命前使者引出一點。遂活。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氏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大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謂獄吏曰。

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頭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汙辱。寧死蕪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隊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表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也。人皆謂其果有訴冤之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宋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傍。太祖以為延長主簿。

宋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唐裴敬彝。曾祖裴子通。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塚。搃兄弟八人。皆以孝

行稱詔表門閭為孝義之門。

宋易延慶字餘愛。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襲蔭為奉禮郎。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太祖乾德末。父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然芝生于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為詩賦稱其孝感。母卒。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於墓側。二樹後為連理之瑞。

宋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太宗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踰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飾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悲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鷲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如初。遠近目為成孝子。

宋陳思道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者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泊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真宗咸平元年。旌其門閭。

宋初晞字坦之。太宗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真宗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晞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晞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鳥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

宋何保之。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歎為真奇。太中祥符中。降詔旌恤。

宋庾袞。潁川人。咸平中。家遭疫癘。二兄相繼而死。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唯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睡。復撫二兄棺。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稍息。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始知癘疫雖毒。不能加孝誠之人也。

宋趙州贊皇縣張鑿女。治平四年三月七日死。三日而蘇。語音變為江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女。十七歲嫁閻氏為妻。性酷暴。乃自縊而死。初見二鬼前導。至一大城宮。開壯麗。有王當殿。曰。秦廣王。王問所以死。左右取大鑑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人嘗割股救母。又嘗燃香於臂。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一十二年壽。宜命急還也。吏送至家。咽喉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耳。又說冥間昏昏無晝無夜。有河水赤如血。沸湧。凡有罪者至。鬼卒推入河中。身體腐爛。過而復完。無罪者從金橋渡。無所苦。刀山。劍樹。鑊湯。銅瓦。無異人間。所盡地獄。王令我說於人間。勸勉作善。

唐陳昭。江陵人。武德年間。日常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每日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潛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勅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噬嚼苦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打死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今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

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奈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曰。何不將兒賣以救父母。於是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禱祝。一願夫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賣我寫經薦父。至今不知存亡。遂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就齋乞者。有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兒賣身薦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婆婆便叫曰。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處。籃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今得母子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舐其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祈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元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養食必持歸奉姑。

自啖糲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元。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為之不忍。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宋。黃遵。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為孝。凡得畫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于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煖。母不敢殮。是日。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曰。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閤吏通曰。興國

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吏曰。爾笑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乞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緋衣數人前導。見一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法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額。血賤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矜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去。復呼之。命立階下。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記之勿忘。自是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葬。服除。遵一日徧辭親識。因大醉。數十日而卒。宋。趙抃。母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子。處士孫侔。為作孝子傳。官至叅

知政事。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及子以。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以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宋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至。舟欲覆。母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眾以為誠孝所致。

宋庾遵。愍所生母漂流交州。遵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登第後。求為廣州曹掾。到廣。乃徒步往交州尋求。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一村。日暮雨驟至。乃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自外還。而遵愍心動。因訪問之。乃其母也。遠近聞之。以為孝感所格。

宋仰忻字天賦。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哲宗紹聖中。郡守楊璠表其里為孝廉坊。

宋徐積字仲車。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哭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粟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哲宗時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表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北域。杏兩枝合為一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如故。

宋鄧肅字志宏。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

宋李籌字彥良。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徽宗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揚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後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以為瑞。宋王珠字仲淵。以孝謹聞。高宗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宋。顏師魯。字幾聖。高宗時。遷國子丞。自幼莊重。若成人。天聖初。為番禹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風大作。人以為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宋。高登。高宗時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夜有虎啣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

宋。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鹿羈。戒妻子常候母所索。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毋無托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毋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送之。里人曰。朱虎殘。

宋。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興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毋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泣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

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頤剖腹。取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有聲自後叱喝。具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明旦以進母。積病頓愈。方具所見告于妻子。

宋。錢彥卿。温州人。性至孝。紹興中。母得痢疾。閱五月不愈。醫者拱手。謂旦暮就盡。彥卿不離侍側。禱於觀音。忽夢一僧來問曰。汝母曾服地榆散乎。曰。百藥皆試。獨此未耳。僧曰。第服此。無憂。既覺。遍扣藥肆。皆無之。止有小兒所服者。其名正同。買兩貼歸。并煮服之。疾即愈。

宋。鄱陽千秋鄉民江澄。所居在視市。以牙馭為生業。四十七歲時。抱病昏眩。冥冥不語。四體盡冷。唯膈間微溫。家人治棺斂之具。哭待其絕。凡三日。忽甦云。我入冥司。至殿下。望其上。尊官當中坐。左右侍立十數人。幞頭衫履。全似知州廳體。面紫衣者引立于前。中坐者問曰。汝冒利村市。欺瞞客人。財貨為已有。罪惡盈積。當死。澄拜而啓曰。澄受誅戮。不敢辭。但以母老。

年八十。無資產供養。不得已作牙儈。求斗升為二膳計。上無兄。下無弟。一旦受死。母必餓殍。頌大王哀愍。王沉思移時。乃曰。吾念汝愛親之切。放汝回人間。宜密此語。盡悔前非。待汝母亡後。決來喚汝。澄拜謝。汗流浹背。而寤。病遂脫。親黨問故。皆不荅。即棄其舊業。昔之商販來往者。悉謝絕之。傾家所有。創為藥肆。貧人買者。不取錢。事母愈謹。淳熙己酉歲。母壽終。明年葬畢。澄復病。始告妻子以前事。且曰。母死矣。尚何詞。至紹興辛亥卒。

宋楊祥事親孝。避地醴陵。因家焉。及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鳥白兔白芝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

宋杜誼。字漢臣。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膠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遠墳。號泣而後去。既葬。遂芟舍墓傍。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廬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

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

宋郭義。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動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所餽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於其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

宋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喪。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殯廬墓側。有芝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詔旌其門閭。

宋鄧宗吉。蘭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宋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宋何執中。徽宗時。以母憂去。寓蘇州。北隣夜半失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哀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乃得存。

宋查道字湛然。幼沉疑不群。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入市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割臂血寫佛經。以祈母壽。後母至九十餘終。

元李茂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成宗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巡燒千餘家。火將及茂廬。風遂返。而火滅。事聞旌之。

元唐惠山海牙字公亮。希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為耻。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負母歸葬。神奈何厄我耶。風遂止。既葬。廬墓側。有紫芝數十莖生焉。後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複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頭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龐遵文。宗至順間。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元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踰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齒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眾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元王薦。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頭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皂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元。余丙。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負未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丞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

元。楊皞。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皞仰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皞獨廬墓上。負土為墳。蔬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昔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跏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元。孫瑾。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未葬。衣不解帶。嘗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母。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跏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如注。數日不止。

元。杜佑。河南行省署為三义水馬驛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元。武德政。武用男也。母蘇氏。德政四歲而父歿。蘇氏守寡。德政事母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元。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效。思孝方欲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元。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母。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元。吳希曾。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盛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元畢也刺谷立迷裏氏家泰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踊有飛鳥翔集墳上踴起。

元湯霖字伯雨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得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水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水不得累日踊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拭淚視之乃水漸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漢陰子方為人至孝又有仁聞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於其前曰子能事親其益勉之子方拜拜每值臘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識有女為后遂得封侯。

元王庸字伯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踊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沾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遂得蜜蠟以供祭祀。

元黃贊字止敬父君道仁宗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江南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贊贊踣哭語人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乎父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碑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歛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得父骨以歸。

元吳國寶性孝友父喪廬墓成宗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云。

元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成宗大德七年地大震郟改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元萬載縣獲賦市丐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於上止得右手拄地擦行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擦每月朔望出丐一市人皆憐而遂惠之遂得養母及弟僅足一月之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元貞二年冬遇一道人見其貧苦又甘心養母與弟遂予藥五丸與擦云汝服吾藥宿

疾頓愈。擦如教服之。手足隨即如常。不料疾愈。無可托辭以丐。而人亦無
惠之者。方窘思間。又遇元道人。擦謝之。且祈之云。向蒙惠藥。偶忘母病未
曾分。今母尚病。道人再與五丸。與之。其母服兩丸。其疾如失。尚餘三丸。適
為里近富人所知。其病亦同。富人與擦云。聞汝有妙藥。三丸。以鈔一錠。與
汝回贖。擦應言不願受鈔。願病安。三口乞終身供給。遂以藥授之。後果効。
富人守信供給之。得非郭擦一念孝弟。獲遇神仙。以受無窮之福。吁。丐者
而虔心如此。人亦可以自反矣。

宋帝蒙妻許氏。世稱孝婦。舅姑性嚴。而許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
身生于中國。尚為女子。亦所闢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為尊。雖被打罵。亦
雖不問止。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
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已授地仙之品。汝母許氏心至於道。孝事
舅姑。當陟仙品。亦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乙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
氏小真果皆上昇。

宋京師人司仲因。同里人父患背瘡。若負火炭。晝夜呼叫。其子泣於途。遇

道人曰。子何憂之深也。告之故。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為虫
鳥所殘。即以杖去糞。取其下土。篩而傅之。乃如其言。用之立愈。父曰。汝豈
以冰着吾背耶。吾五臟俱寒矣。遂愈。仲因識其方。後有周少隱者。病背瘡。
其子勤苦求醫。弗效。忽夢神人告曰。盍求之司仲因。覺以告父。父怒曰。平
日不聞其能醫。子再三言。乃召仲因至。用前藥果愈。蓋皆孝心所感云。

宋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
六歲。本父母時往視。語曰。汝是我生。邁涕泣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
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
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為娶。賣酒米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
直至。銜邁衣。若此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舉酌於草中。邁乃
以檐毆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夢一
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
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女乃
有氣息。至曉便復蘇。女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邁慟絕。復蘇。

者日數四。過年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門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
七而卒。

宋。宋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五
尺。松竹生焉。

宋。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剝
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嘗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獨遺得活。
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拜。號啕。母目豁然復明。

宋。夏侯訢。字長况。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衣不解帶二年。母不
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卧。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
常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
得痊瘥。

宋。韓靈珍。東海邳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
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唐。撫州金谿葛祐二女。性至孝。祐歿。宗時為金谿監銀場吏。時鑛盡。烹煉

不成。歲額盡虧。祐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祐無子。唯二女。不忍見父之苦。

乃相與齧齒發誓。願以身代父死。明日果同躍入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

風雷雨如晦。眾皆驚怖。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為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并
聞于朝。朝廷嘉其孝烈。即詔旌異之。官為立祠。題曰烈女廟。齧齒之處有

池。名曰軟血池。其廟至今尚存。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應。
宋。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鳧一雙。游密廬旁小池中。後遭母

喪。復廬於墓所。而故時雙鳧復來。時人服其至孝所感。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首燕頤。魚尾蛇頸。備五
色而青。棲于門樹。

宋。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其墳。暫歸取糧。群
鳥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暫行。命婢食母。婢乃取蟬螿蒸食之。
母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甘甚。然非魚肉。汝
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蟬螿。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楫致之。深浚艱辛。忽有橫石特起。直
趨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宋。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效。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
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不過一誠而已。遂發心夜半虔禱上天。願求妙藥。
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
喜。少卿喜而不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於天。了無
感應。昕夕憂懼。次早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
道士伏壇。頃臯與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
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
從臣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然。

昔會稽人顧翹。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彫胡飯。常帥子女躬採。擷還家。導
水鑿川。供養母。有盈儲。家近太湖。湖中生彫胡。無復雜草。蟲鳥不敢至焉。
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
十五兩。因此稍活。後登相位。列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以次日詰守
藏吏。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某月某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銀
之歲月日同也。

宋。蘭溪聖壽寺僧良俊。清齋持律。其徒屢推為主首。逃避終不肯受。母老。
二兄貧不能奉甘旨。乃取至寺中。於卧房後闢一室以處之。躬致庖爨。凡
十有五年。不使其徒干預。母亡。釐衣鉢津送。縣人敬服之。凡有佛事。必命
以為主。年七十二。一日晨興。沐浴衣服坐而化去。出家子能如此。是亦可
佳也。

宋。貴陽縣民支漸。葬母於賴錫溪山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
齋素不食五味。唯菽粟而已。日三時誦懺。餘時即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一
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蛇兔。自山上来。看土。久之方去。又有白
鷄。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人。以為孝感所致。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
寧。神宗詔賜粟帛。付之史官。擢資州助教。

元。廬陵趙氏子。性至孝。年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

尋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子年二十六。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已
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
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跣
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外。然歲久。城
南翳然榛莽。塚墓纍纍。不可辨識矣。趙子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
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歷數墳。忽經一墳。髮
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人皆以為
孝感所致。

宋周槃。事繼母至孝。家貧。一夕夢神人引至上帝前。奏周槃孝於繼母。敢
告旌褒此人。以為孝者之勸。上帝顧左右取注生簿云。周槃平生止五貫
資身。其神又奏曰。若不旌褒此人。無以激勸世俗。上帝云。張車子有錢一
千貫。可且借與。十年後得二分息。槃自得夢後。作商有倍蓰之獲。十年及
千二百緡。一日有孕婦過其門。將產。腹痛不能前。其妻扶持歸其家。油車
屋內。生一男。遂名車子。後周槃歸。其妻具以語之。槃遂送一千緡還車子。
其家不受置之。其門而去。自後終身不滿二百千。以此觀之。人之賦財有
分限。不可妄意非理貪求而得也。

宋杜羔。性至孝。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遍求不獲。
後隨兄廉赴澤潞判官。兄嘗鞠獄於庭中。有一老婦見羔。語曰。此少年狀
貌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無存者。
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烟煤下。見數行字。拂視之。乃父遺迹云。我
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
丘隴。因得歸葬。

唐留京。臨江人。有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蹣
泣。忽有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約行十數里。及一高岸。登岸回顧。
龜遂不見。

宋頓琦。字彥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
通靈。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則留。

宋皮延。字炳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終喪而去。

宋都昌吳孝婦。夫蚤亡。無子寡居。而事姑至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壻。幹蠱。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罷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隣里。緝麻絡絲。澣濯補綴。及盥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歲歸。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話。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輒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邀喚。以故婦姑介處。畧無饑寒之慮。嘗炊飯。未及饋餽。鄰母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瞻。誤頓桶內。其間頗垢污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亟往比隣借飯饋姑。而拈所汙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一日正晝。里人盡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杳杳逝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春米。甚倦困。見在床上歇。如不相信。但往驗之。衆共詣其房。猶睡着。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牽我衣裾。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至。曰。汝一愚下村婦。却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賜一盃酒。馨香噴鼻。又與錢一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傭作。乃拜謝而返。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床頭有千錢在。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觀者神遊耳。自此倩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用盡復有一千。綿綿不窮。姑雙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

宋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鰻頭二隻。以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大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笈中。我答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宋李轅事母至孝。忽一日薄暮。有客欲投宿。轅適臨溪烹鷄。客謂必以相館。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轅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鷄。不能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大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鄰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火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自縱火時。明見一大人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

矣。言訖遂死。

唐虞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廳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遂喪還。至餘姚。止墓前。歷三年乃去。時謂虞國孝行所感。

唐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凡七喪。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所居後生靈芝數十莖。成五色馬。

宋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弟稱。解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夕而莖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御史。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斯須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狀聞。勅編諸國史。尋遷司勳。負外。其并州廳事前叢蒿中。有小鳥來巢。如鷦鷯。孕卵綠數日。殼毀而誕。已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如鵝。馴擾閑暇。無復驚懼。洎能飛翔。時歸舊所。并州人皆稱為兵曹鳥。

初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數萬。墻宇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敷乳。必返哺踰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通也。

蜀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之中流。婦出渚。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熟而進之於姑。聞者嘆駭。

昔梓潼帝君。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紉。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大苦。疽發於背。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疔劑。月餘皆不效。帝君不離卧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為吮疽。出大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羸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帝君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一紀之壽。翌日而愈。果

符神告。及帝君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帝君之父年八十有五。母年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帝君自持畚鍤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之喪。既葬五年。距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為岸。水源不竭。勢頗浚急。帝君心甚懼焉。欲改卜之。而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口。併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霖。傍溪水湧漲。數流奔合為一。帝君心益恐。齋戒益嚴。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確。廣一里餘。自是松楸永無害矣。

昔漢水之源。有孝婦曰楊覲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覲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覲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逑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血氣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為求爾。妾尚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為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朱。以婦功

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賊人乘其出。踰垣啓鑰。盡携所藏。覲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治之。適會梓潼帝君來褒中。就以此報帝君。遣陰兵三十八人。執賊於市。舉持所竊。歷告于人曰。此節孝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嚙十指盡而死。

唐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達爾處。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新。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福不能食。居處號為嚴潔。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莊。非孝也。師貞偶疾卧。其父福暮食不安。師貞歛然起。號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瘥。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為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

兄疾遂愈。後考妣繼喪六年。有雙白雀栖飛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喟鳴頓翅。狀若號咷。躡躑久之乃去。

漢雍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疢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為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捶。遂以誣歿刑於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漢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隣人張妣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張妣醉疾來。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妣。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

漢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塚側。有白兔之祥。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昔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鬻中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操執鞭引繩。如童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供蕩。輒敢抵忤於人。或至及門詬罵。詞及母氏。而操為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兄。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遺其三子以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狸羅列散於廬左右。欲旦而去。凡三年。時人以操在野。野獸為之衛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塚。盡哀。以報揚名之義。里巷榮之。調為臨渙縣尉。毗佐以寬仁。吏民皆稱慕焉。操以官舍都屋。尊老

所處不敢寧居。唯西廡而已。都屋設几。遙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過其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無大嘍咄責之音。同寮服之。操每旦具冠帶。搢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章。涕咽不勝哀慟。追感之心如新。丁艱。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昔果山之隅。富人王基。年五十尚無子。一日醉飽。睨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為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平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資粧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甚喜。早夜焚香祝于天地。每以王氏嗣續為請。知柳氏有娠。即以已之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為備。既分娩。果得男子。大喜。乳哺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已生也。夫君賢之子。彌月。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歲矣。吾將擇媒嫁汝為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時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為代耶。易其衣粧。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投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飢寒苦辛。無所恨也。迺來月餘。不見兒面。兒憶母否。宜壽亦哭之。聲聞于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以捶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詰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為妾。則我且出。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携而為質。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飢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所取焉。乃行於城郭。乞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給責。又被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餬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乃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即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過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路。俄爾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惟一飯菜米而已。誠

動幽明。所至靈祇為之感格。巴渠二相合之地。有鳳凰山。梓潼帝君徜徉焉。有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跽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帝君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別其家。促歸已返中途。帝君為夢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乃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元。祝公榮。字大昌。慶州麗水人。事親至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事之如生。元。王守弘。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守弘傾家資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守弘親近。若相狎然。眾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元。郭玄禮。廬陵人。事親極誠孝。大德中。忽病而死。但心膺間微暖。未歛。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人。服飾如王者。坐於殿上。私問吏卒云。殿上是何官人。曰。是閻羅王。即宋文丞相也。玄禮私喜曰。丞相吾鄉人也。王遽召上殿。曰。汝命當盡。上帝以汝有孝行。特放汝壽一紀。汝還世間。多勉人為忠孝。冥間報應。不爽毫髮。遂遣前黃巾人。復送之歸。遂活。歷歷與人言之。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留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中。人請喫麻糍。覺來。聞隣居有一嫗。哭泣之聲甚哀。葉因此過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庵齋佛。追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一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將復往生。儒家為男。得官達後。十八年復得見母。言訖。遂歿。吾今日思之。正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藁否。嫗發篋示之。其文藁即葉之請舉及

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嫗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唐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唐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自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第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塚木。自荊州長史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

唐許海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唐僕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也。居親喪穿墳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皆為悲踊。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

宋金銀行人楊初。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盡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至孝。每為供軍司追促。不令母知。恐母為憂。一日有道人詣其家。問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道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以藥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初曰。我住青城山中。念爾孝不違親。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供養。復引初往山中。與以丹藥。俾奉其母。後其母髮白還青。老能返壯。

唐鄭潛曜。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讀。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唐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元曾孫。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葬母。有烏啣芝。置轎車上。佃翔悲鳴。若助哀者。久而後去。

唐。西貝循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常稱疾不荅辟授。里中彌一龍。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時松柏。時彌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聘君。循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為瑞。

宋。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彌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宋。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遷反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唐。商踐猷。字伯起。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子憲為永寧

尉。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斂其子亮。自誓事祖母如寅在時。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楯。時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宋。楊慶。鄆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瘥。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昇名其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詔旌表其門。

唐。沈季詮。字子平。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北魏。崔鴻。字彥鸞。事親至孝。為三公郎中。延昌三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木。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木。

宋。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唐。楊炎。字公南。有孝行。玄宗時。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

宗董黯字孝治。會稽人也。少亡父。獨養母。孝敬甚篤。母得甘果美味。輒即奔獻於母。母常肥悅。比隣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母為非法惡事。母懷憂愁。身體羸瘦。寄母為黯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長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為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嘗使我憂愁。以瘦耳。寄聞之。候黯不在家。遂入黯室內。捽黯母拽於床下。手摑脚踢。苦辱而去。黯歸見母在床。顏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黯知之。母遂成疾。醫弗効。及母亡。葬送去訖。乃斬寄頭。祭於墓前。奠於塚上。跪祝曰。人之有德。孝為至先。鞠我養我。誠然信然。父母之讎。不同戴天。今已殺爾。祭於墓前。昔讎已復。更無後寬。後乃自縛入官。得赦免之。

晉鄧寶者。九隴人也。有孝行。事父母至孝。鄉里稱之。其家酤酒。得利即以奉甘旨。常有二客。狀貌魁偉。非常人也。每來飲酒。竟日不醉。視其事親盡禮。每嗟異之。二人往來。歲餘。忽一旦言曰。汝孝行可嘉。與道有緣。不知何年復重會耳。寶聞其言異之。伺其去。潛隨其後。行三十餘里。有江。二客履

水而渡。勢若平地。寶躡其蹤。水雖至深。亦不陷溺。二客登山。有雲門。瑋宇寶亦隨之。入庭。廡益廣。竒花怪石。皆神仙談論。或博奕歌宴。或隱几者。青童玉女。吟詠經文。二客迴見寶。笑曰。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稍夜。雖星斗羅空。而光景如晝。二客謂寶曰。汝離家已久。母氏憶念成疾。可還家。與藥兩丸。令救母疾。遂出在山外。迴顧向之。雲木蔽空。無復所有。至家已三年矣。母疾見寶。還喜而平愈。寶以藥獻母。壽百餘歲而終。寶結廬墓側。歲餘。向之二客。詣廬召之。入葛瓚洞天。後所居之處。號為鄧寶路。鄉里傳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炁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玄炁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

言及金丹寶經銅符鍊券。令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謀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旁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歲琬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遂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著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鍊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宋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

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壻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昔有一士人。居貧守約。事母至孝。母病且篤。無資命醫。方憂窘無計。忽有道人詣門。謂曰。惟羅天大醮。極有感應。若能至誠盟許。即獲痊愈。士人如其言。立盟以籲天。母疾果瘥。厥後貧窶如舊。力不能酬。時人皆言修建此醮。非數千緡不可。自度終身不能畢。頓深抱悒快愧。負夙盟。其母亦知其子以未能酬。醮為憂。一日謂其子曰。天帝惟享誠耳。爾但能以誠意酬之。亦猶愈於久不酬也。乃自發誓願。以千二百枚石子。代還羅天大醮。事親之暇。遶山遍尋石子。先是每日得三四枚。後漸難得。而尋之愈堅確。每得一石子。凡三四次洗滌置淨處。雨雪之外。日日不廢。如是千餘日。始全其數。乃於山谷潔淨之處。建立醮壇。羅列石子。每一石子。存想天帝一拜。至中夜拜猶未畢。時有丁倅者舟行。道經其村。二更後。忽聞千兵萬馬之聲。悚然驚愕。推蓬視之。則漠然無迹。方抱疑而坐。忽聞空中有人云。劫聖已過。天帝將至。其辭甚明。須臾又聞天樂嘹亮。丁倅又出視之。唯見五色綵

雲浮空過前山。而栖泊林杪。至翌旦。再起視之。綵雲仍在林間不散。遂登岸詣其處訪之。唯見地上陳列無數石子。其間異香馥郁。霞光掩映。乃徘徊其間久之。遇一樵者至。詢問其由。樵者荅以士人以石子還醮之事。丁倅更詣士人。詢得其詳。深加歎異。越數日。丁倅又聞其隣邑有一富家。遣黃籙醮者。適與士人同日。其主醮道士伏章良久方起。報云。玉帝已赴十石寶珠會去矣。適與向夜躬自聞見者相符。固知純孝至誠。感動穹昊。良有以也。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緼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恠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致有神仙來吊之。

漢蘇仙公者。名耽。桂陽人也。文帝時得道。少喪父。以孝聞。宅在郡城東北。仙公少時常牧牛。與小兒更日為牧。師牧之。牛則不驅自歸。餘小兒牧之。牛則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公曰。非爾所知。一旦母曰。食無鮓。仙公携錢去。斯須鮓至。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

何速如是。仙公曰。買鮓時見舅云。我明日來。明日果來。言見公便縣買鮓。母方知其神異。常乘一鹿。又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後。仙公洒掃門庭。謂人曰。仙侶當降。俄頃見西北紫雲氤氳。數十白鶴飛翔降庭中。化為少年。仙公逢迎。乃白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且遣色養。母曰。汝去後。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有所闕乏。即叩櫃而言之。所需當至。慎勿開也。言畢。紫雲捧足。羣鶴翱翔。冲虛而去。來年果疾疫。人求母療之。皆愈。有所闕叩櫃。即至。後母輒開櫃。見雙鶴飛去。母年百餘歲卒。鄉人以禮葬之。忽見牛脾山紫雲中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郡守鄉人就山吊慰。但聞哭聲。郡守苦請相見。荅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常。若當露見。誠恐驚恠。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有細毛異於人也。因謝吊客曰。遠勞見慰。道途嶮阻。可容直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即見橋亘嶺邊。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吏回顧。遂失橋所。墮落江邊。乃見一赤龍婉轉而去。仙公哭處。有桂竹兩林。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後。無復

哭聲。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曰。焚香禮於仙公之故宅也。

隋潘師正。字子貞。趙郡贊皇人也。祖居常。楚州刺史。父寔。通州刺史。母善相骨法。乃曰。此兒不貴即仙。及能言。授孝經。論語。詩。禮。及易。隨授輒通暢微旨。乃曰。復有書乎。母曰。有五千言道德經。因委意精誦。及母病。服勤湯藥。母告之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哀汝尚幼。師正曰。若天奪慈顏。即奉隨。委順。母曰。此俗孝也。又曰。割痛強生。永從道訣。冀薦福幽冥。母摩其頂曰。勉之。母終。廬於墓側。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一見師正。曰。三清驥者。非爾誰能乘之。時復有茅山道士王遠知。乃陶貞白之上足也。愛道嘗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為榮。然成就功德。非遠知不可。當相付囑矣。遠知見之。殊復歡悅。謂愛道曰。我輩福德。今日復有潘仙耶。於是隱訣真文。通神別景。一以相付。唐太宗招遠知於茅山。師正送至華陽洞。頤住。遠知曰。汝終歸嵩嶽。初師正向茅山渡楊子津。飲穢水。痢下凝脂數升。

滕理枯竭。夢見一人衣冠乘空而下。授一杯白藥。夢中飲訖。便寤而平復。師正奉師之語。即歸嵩山。與道士劉愛道合居雙泉。後上嵩山中頂。二十餘年。少水。復移下逍遙谷。與人境都絕。每食。但數粒青飢。一漱泉水。洗心空山。形與草木俱。每日沐浴靜坐。養氣導和。所修經法。乃太上之道有三。中真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並金闕之朱格。玉函之秘言也。高宗巡至洛陽。請作符書。辭不能。帝問山中復何所須。師正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少。遂放還山。調露初。帝與后幸嵩山。以乘輿迎師入嵩陽觀。對問玄理。親送至逍遙谷。見室中有兩大瓢。上問曰。何以為師。師正曰。中有青飢。昔西城三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飢。上每致書稱弟子。又為師造隆唐觀。仍於高嶺別起精思院。帝幸精思院。後宮侍從不得及門。令相王擊飢米。及諸藥。敬愛之禮。備至焉。師正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坐官屋。食官藥。着官衣。興動土功。驚擾靈嶽。吾罪人也。汝等學道。當求絕跡之處。時天子在洛陽。召之。勅陽城縣令樊文檢校道路。幡花。從嵩山抵上陽苑。無幾還山。詔師為大弘道觀主。師辭。帝

曰借師名耳。豈廢居山。一旦逍遙谷東巖上。忽有簫管仙樂之音。弟子白師。師曰。吾無所聞。汝勿眩俗也。但曰。吾今不負吾親勉之之訓矣。乃危坐而逝。人以為尸解焉。

唐姚拙。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于邊。拙雲既長。迎鬼以葬。廬于墓側。終身號慕。縣令蘇徽捐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拙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二百餘年。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

晉顏含。字弘都。少以孝聞。武帝咸寧中。侍兄疾。十有三年。溲行不替。年九十三。卒。而喪在殯。會隣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含溲誠所感也。

宋鄭綺。發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正。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既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徃。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德璋鞠之如已子。

宋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瓞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宋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各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樗樹五枝。并為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各感其異。因復義聚。鄉人並稱雍睦。

元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

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則已。妾存。敢愛死乎。乃卧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堂。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還喪。給錢使葬。仍旌其門。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輒為婦人與嬰兒狀。至今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盛炭。其狀益顯。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杞梁殖戰而死。杞梁殖無子。內外又無五屬之親。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其誠。外無所倚。以見其節。吾豈能更二哉。惟當倚吾夫於地下耳。遂赴淄水而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舅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辭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渝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宋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

死。夜令得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青楓嶺下。臨絕。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則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值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汙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否。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磔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形似鷄人。因號曰石鷄山。女娥潭。後有樵者嘗見娥在山洞間云。

宋福州福清縣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即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至荊州刺史。少為太學生。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白母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汝携子往依焉。妻從之。式既省平子書。向柩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後元伯寢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范巨卿爾。尋卒。式時為郡功曹。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履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能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踰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既至。踰慟良久。乃叩喪曰。元伯行矣。死生路異。永從此

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其塚為備墳樹碑。然後乃去。人皆謂范張為死生之交。

唐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涕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中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間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契誼甚厚。相約世世無相棄。一日邀遊峨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嬰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為記。後十七年。杭州天竺寺外。須公相見。以明交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三朔三日。李源往視。

兒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

用歌曰。三生石上。

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夫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語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唐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妻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騎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宗尚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黃州巫
旦疾病尚聞其妾頓日往臨問曰萬一
母幼女為託公倘垂仁惻謀雖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泣然慰之既死出
俸錢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李如平昔拜且泣曰
謀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公
流赴關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剗渚又夢李報曰謀明日
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遺尚
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穎乳名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薦
於學官至大理丞

李謀者山東人頗幹敏一
以後事告也尉曰願以老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